

## 達荷美政潮

## 之分析

## 金神保

## 達

荷美於去年十二月政變後，軍方即組成一三人執政團主持國務。本年一月，宣佈三月將舉行大選，選政於民。大選於三月九日開始逐區舉行，四月一日，執政團突下令暫停進行，理由謂北部選區發生暴動，為避免混亂局勢擴大，故不得不如此做。四月六日，進一步宣佈取消大選。據新聞報導，目前該國政潮正鼎沸未已，而北部亦揚言不惜與共和政府分離，奈及利亞內戰的悲劇似將有在此鄰邦重演之危險。這種不安情勢的造成，有其經濟與社會的因素，也有其歷史背景。

大體而言，達荷美的政治與地緣有關係，西南以舊達荷美王都阿博美（Ahomey）為中心，形成一集團；東南以新港（Porto Novo）為中心，成一勢力；北部則整個另成一力量。阿博美與新港二地之衝突，在未淪為殖民地前已存，而南北亦因發展不平衡而發生歧異，南方人瞧不起北方的落後，北方人則對南方人亦生反感。

地域性的對立不是達荷美特有的現象，有兩個現象却是其他非洲國家少有的，那就是知識分子多和工會影響政治的力量大。雖然知識分子的數量不超過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二，但它對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而言，却形成一負擔。在獨立前，這批人可到非洲其他法屬殖民地任公教人員，一九六〇年獨立之後，在外謀生的達荷美人，因受各國「本地化」政策排斥，多被資遣返國，達荷美各級機構也就被迫吸收這些知識分子，而形成冗員過多現象。一九六八年的國家預算中，公務員薪資一項列有八十億西非法郎（CEAF），佔國家總預算百分之七十，財政負擔之重由此可見，而自認「不得意」的知識分子更多，牢騷滿腹，怨氣迫人。

## 工

會會員數量對全人口而言並不多，且其組織脆弱，內部時有紛爭，但它的會員和活動幾乎全集中在首都柯都努（Cotonou）。柯都努是達荷美政治中樞，同時是一個新興都市，不屬於傳統性三區任何一區的政治「地盤」，可以說，誰能掌握柯都努，誰就能掌握達荷美，而要掌握柯都

努，工會的支持是個獲勝的關鍵，在獨立後的歷次政潮中，工會總是扮演一個要角。

在天然資源上，達荷美相當缺乏，工業難以發展，主要外匯收入靠農產品輸出（特別是棕油），經濟直接受到國際市價波動的影響，加之成本高，產量少，國際貿易上一直是逆差。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自難滿足與日俱增的知識分子和工會的需求，連維持國家行政等開支都有困難，獨立後，財政上每年的赤字全賴法國的援助來彌補，因此法國政府的態度對達荷美的政治有決定性影響。

現行的政治制度，在達荷美和其他非洲國家一樣，都是自西方引入的，絕大部分人民對它的觀念仍非常模糊陌生。他們被動的採用這個生疏的現代政治制度，但導引他的行為和想法仍然是他們傳統的觀念，在這個觀念裏，「自己」和「外路人」之分是極為明晰，孝悌之情也遠超乎國家利益之上。而政治領袖們為爭取選票，一方面尋求「自己人」支持，另一方面也極力強調「己」「人」之分以打擊外來競選者，地域之分由此更為加深，而各地也就都支持它的「地方子弟」，因此，自一九五一年以來，達荷美政壇的「三強」，馬加（Hubert Maga）一直為北部領袖，艾畢地（Souro-Migan Apithy）在新港，阿馬德日（Justin Ahomadegbe）在阿博美，都無人能與對抗。

## 過

去二十年來的達荷美政治，像一個萬花筒，也像一具走馬燈。一九四六年，艾畢地首組達荷美進步聯盟（Union Progressiste Dahoméenne, UPPD）為全國性政黨領導民族主義運動，艾畢地為新港人屬果萬族（Goun），地域觀念，部落感情，使他不易為全國所擁護，是年年底，阿博美的方（Fon）族人士阿馬德日領頭另組非洲人民集團（Bloc Populaire Africain, BPA）。一九五一年 UPPD 內的北方籍黨員在宋巴族（Somba）人馬加領導下自組北部同鄉派（Groupement Ethnique du

Nord, GEN)·而艾畢地亦將UPPD改組為達荷美共和黨(Parti Republicain du Dahomey, PRD)·此後，達荷美政壇就一直成為鼎立之局。黨派名稱後來雖有更易——GEN於一九五七年改稱Rassemblement Democratique Dahoméen(RDD)·BPA於一九五六年改組為Union Democratique Dahoméenne(UDD)·一九六〇年RDD與UDD合併稱Parte Dahomeen de l'Unité(PDU)·一九六四年，阿德馬白又將之改為Parte Democratique Dahomeen, PDD)——但三黨的羣衆基礎仍為原有三個地區，畛域之見並未隨政黨名稱改變而變動。

一九六〇年獨立時，馬加得阿馬德白之合作而組織政府並出任首屆總統，但蜜月期很短，次年，阿馬德白即遭羅織下獄，UDD乃聯合工會鼓動風潮，情勢發展至一九六三秋，益形混亂，時馬加正在我國訪問，乃急速返國處理，仍無法控制，十月廿八日，軍方以參謀總長蘇格羅上校(Christophe Soglo)為首出而干預，解散國會，重組政府，自任臨時政府元首。一九六四年一月，根據新修訂憲法舉行普選，選舉結果，艾畢地當選總統為國家元首，阿馬德白當選副總統為行政首長，但這種「兩頭大」式設計並未能解決政治權力之爭，反加深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與為行政首長的副總統間的衝突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七日，阿馬德白召集「人民大會」，自推為行政首長兼國家元首，是夜，擁艾畢地一派發起示威遊行，而阿馬德白與蘇格羅之間亦有齟齬，起因據謂由於前者有意支持族人阿奧中校(Philippe Aho)取代後者地位，於是軍方乃再度「應國民之請」干預政事，迫艾畢地與阿馬德白同時去職，邀國民大會主席康加顯(Tahirou Congacou)任臨時總統，十二月廿三日，蘇格羅進一步廢康加顯自主國政，達荷美政壇三強均被迫流亡法國，在巴黎，三人却組成了聯合陣線，積極圖謀「復國」。

蘇格羅出身行伍，戰功卓著，是個標準職業軍人，不善於玩達荷美政

治中所需的八面玲瓏手法。初期，他的中央政府為南方人包辦，而出身阿博美舊達荷美王室的阿奧中校身兼內政、公安，與國防三部，隱然為其中領袖。這種政治安排自引起北方人士反感。為保持權力均衡，一九六五年底，蘇格羅任命一北方人 Bertin Borna 為財政部長，並自兼長國防部，南方人馬上表示反對，內閣中三位南方籍閣員立即提出辭職。

在軍隊的本身中，除有地域性偏見外，尙有新舊兩代的歧異。獨立後的

達荷美軍隊中大約可劃分為三代，第一代如蘇格羅及阿奧都在五十開外，所受文事和軍事教育不多，均以行伍戰功累升；第二代是一批三四十歲的上尉及少校級軍官，這些人多出身於法國地區後備軍官養成學校(Ecole de Formation des Officiers de Réserve des Territoires d'Outre-Mer)·至於第三代則是批二十餘歲的尉級及士官級人員，受過更好的基本教育，少數且出身法國的正統軍校——聖昔軍校(St. Cyr)。

這些第三代的青年軍人是在一個自由獨立思潮風起雲湧的時代長成，他們在學生時期無疑與許多激進人物及學生團體有相當接觸，多數雖亦力拒左傾思想，但難免不沾染普遍存在學校中的及傳統反上代的風氣，因之，由差異而來的兩代間衝突，在軍中也和在社會一樣的存在。

對「第一代」的鬥爭發生在一九六七年三月，中下級軍官聯名致函蘇格羅，指責政府無能及高級軍官不足代表全軍，應另設組織督察政府工作，蘇格羅屈於形勢只有接受要求，四月，軍事督察委員會(Comité Militaire de Vigilance, CMV)成立，委員十五人，少校級三人，尉級八人，士官四人，年輕的兩代顯然得勢。委員中屬方族者九人形成所謂阿博美派，這派的辛左更少校(Benoit Sinzogan)雖為委員會主席，但實際權勢最大的是阿登德尙少校(Benoit Adandéjan)。北方籍士官士對此安排自為不滿，屬宋巴族的委員會副主席柯萬德少校(Maurice Koundete)便領頭與委員會作梗，在個人恩怨與地域觀念的打擊下，委員會也就不能發生實際作用，而會中資深委員又被更年輕一代指責為腐化無能。

第三代的軍人到一九六七年底又得到個奪權的機會。蘇格羅政府不能解決內政問題，是年秋，工會又發動工潮，延續到十二月，蘇格羅乃決意對工會多方讓步以為安撫，在北方人看來，此舉無異為對南方勢力低頭，年輕軍人看來，則是老軍官無能。十二月十七日，柯萬德及另一北方籍上尉柯里孔(Kere Kou)領導發起政變，聲稱達荷美青年軍人(Jeunes Cadres de l'Armée)將負起對國家人民責任，來重建新秩序。同時成立一個十二人的軍事革命委員會(Comité Revolutionnaire Militaire, CRM)處理國務。蘇格羅先避入法使館，後赴巴黎。

這次政變為法國政府所不歡迎，因為，十一月底蘇格羅才正式訪問法國回來，在訪法時，法國政府及戴高樂都待他以元首之禮，並答應增加經援以

示支持，現在柯萬德未先取得法國默契就發動政變，無異有損法國威望，所以法國也不願看到柯萬德為新政府元首。而軍人內部也分歧，並無一共同擁戴的領袖。經過幾天幕後商談，軍方終接受法國大使喬琪（Guy Georgy）的建議，由參謀總長艾萊（Alphonse Alley）中校出任國家元首，柯萬德為總理。

## 艾

萊為達荷美傘兵之父，傘兵在法語系國家聲望本來就高，因之，「傘兵」（Le Para）便成他在達荷美的稱號。他亦是個標準歐洲式職業軍人，而又因他來自北方近南部的 Bassia，早年在國外長大及任職，胸襟較開闊，無狹隘地方觀念，且深知地域之爭的害處，因此，他基本態度在望達荷美能消除三地紛爭。這點，他固與文人政客之「三強」不同，也與代表地方利益、同時亦受地方力量影響的柯萬德不同。

由此看來，名義上元首的艾萊與實力派的柯萬德一開始便不易協調。一九六八年初，軍政府宣佈將還政於民，三月通過新憲法。五月七日舉行大選，但百分之七十四登記的選民施行抵制，不參加投票，無候選人能得法定票數。六月初，艾萊欲擺脫柯萬德的控制及打開政治僵局，曾聯合少數南方籍軍官企圖推翻柯萬德而未成功。是月廿八日，軍政府任命辛蘇為總統，柯萬德交卸總理職，即出任陸軍司令，並強令艾萊休假六個月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，他派艾萊為駐美武官，艾萊拒絕赴任，兩人間衝突轉明爭為暗鬥。

辛蘇為西南部維達（Ouadah）地方人，在法語西非政治領袖的搖籃——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威廉龐蒂（William Ponty）學校受中等教育，畢業後赴法國習醫，四十年代參加民族主義運動，為達荷美元老政治家之一，曾出任馬加及蘇格羅任內的外交部長，國際聲望很高，與法國及美國關係非常良好，一般西方人士均認為是達荷美最令人尊重的政治家。但對達荷美的混亂局勢，他已無力挽救，而要週旋於兩大軍人之間，也不容易。

## 去

年七月，柯萬德指艾萊陰謀綁架他，而將艾萊拘捕交法庭審判，此事固為柯萬德與艾萊間之衝突，但也使柯萬德與辛蘇間關係惡劣，因柯萬德認為辛蘇未支持他將艾萊交軍法審判，反命其出庭作證，使他在辯論時等於受到公開辱罵。另一方面，辛蘇對柯萬德的態度跋扈，感到不安，對其氣勢迫人，更難忍受，因之計劃將柯萬德剷除。柯萬德對此，可能早有所知，迨去年十月及十一月發生兩次對他行刺事件，使他感到不能再遲下手，乃

於十二月十日發動政變，逮捕辛蘇，解散政府，聲稱辛蘇不能遵守一九六八年授權其出任總統之指令辦事，將另邀善意領導人物來為國效勞。

柯萬德的行動並未受軍隊的一致支持，而他對軍隊本身也不能完全控制，這自十二月十二日組織的軍事執政團的成員分配，即可看出：執政團主席蘇沙（Paul-Emile de Souza）中校是新港的「巴西人」後裔，家本望族，傳統性為東南地區領導人物之一，另外兩個執政，一為柯萬德，另一為辛左更中校，辛左更為西南區軍人領袖之一，原為軍事督察委員會中阿博美派中堅，代表地域性利益的鼎立局勢隱然存在於軍事執政團中。

## 實

實際上，在軍中及在社會上，反柯萬德的力量愈來愈大，政變後的第三天即不得不釋放辛蘇，本年一月，執政團又宣佈特赦艾萊（艾萊因牽涉入謀刺柯萬德案被判刑十年），恢復其軍階，二月，更被任命為國防祕書長。而在辛蘇政府內閣總辭後，三執政兼領各部時，內政、公安、國防、新聞、計劃等重要部會全由蘇沙一人兼任，柯萬德只兼財經合作三部。此外，前在軍事革命委員會（CRM）中任司法部長、於一九六八年為柯萬德整肅下獄、屬於南方籍的沙士美（Louis Chasme）少校，也再度出任安全體系（Strete）首長。

由此看來，柯萬德發動政變是成功了，但未能達到他所預期的目的——改變對他不利的權力均勢，反之，更促成了反對力量的結合。而反柯萬德，在實際上也意味着反對北方人的控制，也可說是南北之鬥。

本年一月初，執政團宣佈將在三月舉行大選，隨後再補充說明為避免選舉中無謂爭執，希望各黨領袖能事前協調推定一個候選人交國民公決。十二月的政變後，流亡在外的「三強」都已迅速返國展開活動，舊怨新恨及地方觀念都非能一下劃消，幕前幕後的協商都無結果，各黨派不能達成協議推舉總統候選人。二月，艾畢地、馬加、阿馬德白、辛蘇都宣佈參加競選。

三月九日，大選開始，但非同日在各地同時舉行，而是全國分六大選區依次舉行。三月下旬，第五選區的北部博固區開票後，選舉結果已顯得很明朗。在這五區中，阿馬德白得二〇〇九一票，艾畢地得一八六三三二票，馬加得一五二五五一票，辛蘇得一七五五二票。馬加在博固區外的南部四區只得二五〇〇票，在博固區得十二萬多票，剩下第六區北部的阿特拉（Atakora）區，馬加也一定可得同樣高的票數，因之，馬加的當選勢成定局

。而阿馬德白之能領先艾畢地，主要的是在阿馬德白的家鄉蘇阿(Le Sui)區他多出七千多票。獨立時大選的歷史故事有可能再度重演，馬加可能會得阿馬德白合作而組織政府。

**這**時，執政團突宣佈，由於在博固區選舉時發生暴動，為避免不幸事件擴大，選舉暫停舉行。四月六日，再進一步取消大選。此舉無疑是對以馬加為首的北方派一大打擊。

四月三日，在宣佈暫時中止選舉後與取消大選前，北部民衆在博固區首府巴拉孔(Parakan)集會為馬加後援，羣情衝動，要求改善北部在達荷美的劣勢地位。馬加代表高氏(Pascal Chahi Kao)(曾任財政部長)亦招待記者稱：北部人民並不想與達荷美分離，如果部分人士一定要逼走北方人，北方人也不是不敢自組政府。並說：「達荷美對我們言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，但分離的口號也嚇不住我們。」同時，外界傳說馬加得尼日及上伏塔兩國支持，柯萬德亦贊成北部獨立，此等說法雖為二人所否認，依情勢看來亦非空穴來風。

這次的非常措施，種種蛛絲馬跡顯示是艾畢地與蘇沙等新港集團所策劃的，不僅馬加對之猛烈抨擊，阿馬德白亦對之大加批評。

四月十四日，總統候選人任在Save會商，辛蘇及艾畢地未參加，會中馬加與阿馬德白協議成一包括歷任總統的元首會議來主持國政。廿三日，應執政團之邀，四候選人在柯都努會談。會後，辛蘇飛巴黎，在機場對記者透露，馬加等三人將組元首會議，他個人無意參加。實際上，柯都努會談時，艾畢地的對案是主張由一文人元首主政，解決經濟困難；另再輔以一軍人元首，以維持國內秩序。

## 達

荷美的政局截至執筆時為止，仍僵持未決，在狹隘的地方觀念打破前，恐難有徹底解決。所謂地域觀念並不一定與部落思想為一件事，達荷美南部約有二十個不同部落，却擁護兩個領袖對立相爭，而他們(艾畢地與阿馬德白)二人所屬部落一為果萬，一為方，又為血緣上之近親。馬加為宋巴人與柯萬德等多數北方軍人為同族，但他的鐵票却在他任教多年的巴拉孔。一九四六年，當達荷美與多哥須合選一名議員出席法國議會時，達荷美的選票幾全集中投達荷美籍的候選人艾畢地。獨立後，地方利益又轉而超乎國家團結之上。南北發展之懸殊，更加深了兩地的衝突，南方人瞧不起

北方人，自不願政府受「落後的」北方人控制，其北方人也有一種自卑與受委屈的錯綜微妙心理，對南方人的反感也就大。此外，經濟如不能急速發展以滿足知識份子及工人的需求，則亂源亦難消滅。

## 雖

然，表面上看來，達荷美的局勢頗像一九六五年時政變前的奈及利亞，但發生像奈及利亞內戰式戰爭的可能性不大，因為主觀上的經濟和軍事條件都不足打內戰，整個達荷美的現役官兵大約只有二千五百人，而人民彼此間仇恨亦未至水火不相容。對絕大多數人民言，政治仍然只是「別人」(領袖們)的事，與他們痛癢無關。其次，客觀的國際形勢亦不會支持其發動內戰，如果北部想獨立，首先得要確有把握能獲得外國支持，尤其是位處內陸，如鄰國不願供應或同意假道，則武器和物資的供應便大成問題。奈及利亞和多哥都不會支持，近來奈及利亞輿論的反應，表示得很明顯，而尼日及上伏塔的態度，法國有絕對影響力，不會在取得法國同意前擅自行動。目前僵局將至何時及可能起何變化，難輕下斷言。三強中，艾畢地的政治態度為左傾，當年在任時，結交共產黨集團及承認共匪，均為他的幼稚手法，因之，也最不受法國與西非協約國家(由象牙海岸、尼日、上伏塔、多哥、及達荷美五國組成)所歡迎，目前，他在軍中既無有力集團支持，而在競選時高唱脫離協約集團，將更多樹外敵，所以在政治逐鹿中，恐難得手。整個的安排，恐勢必仍決定於軍方及另二強間的協議。至於達荷美動盪政局的永久解決，尚有待新領袖的出現，集合民智民力，作全面性的社會與經濟改革。

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 
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印行

## 歷史寫下了答案

——「共產黨宣言」一二〇年

發行人：吳俊才  
著者：尹慶耀